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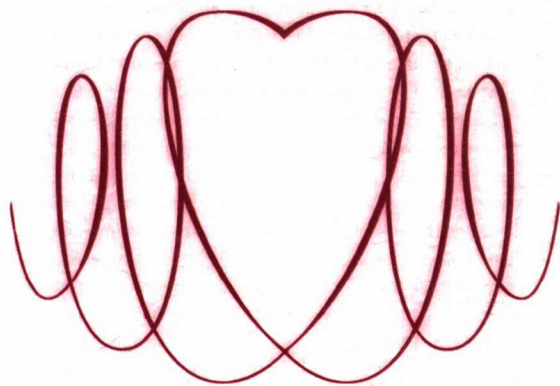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Philosophy Textbook Translation Series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

[美] 约翰·海尔 (John Heil) 著

高新民 殷筱 徐弢 译



*Philosophy of
Mind: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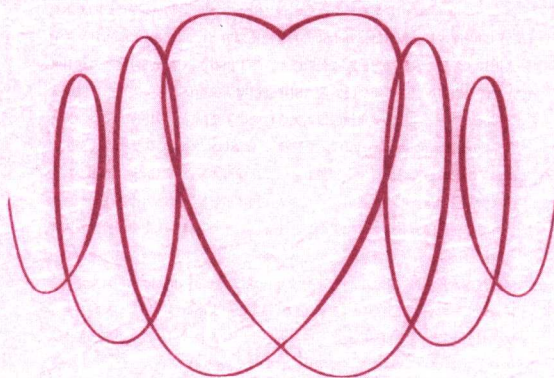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Philosophy Textbook Translation Series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

[美] 约翰·海尔 (John Heil) 著

高新民 殷筱 徐馥 译



*Philosophy of
Mind: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美] 海尔著; 高新民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ISBN 7-300-06528-7

I. 当…

II. ①海…②高…

III. 心灵学-研究

IV. 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582 号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

[美] 约翰·海尔 (John Heil) 著

高新民 殷筱 徐骏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5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8.25 插页 1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4 0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约翰·海尔 (John Heil) 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戴维逊学院的教授。他的代表作品主要有:《真实心灵的本质》(*The Nature of True Minds*, 1992) 和《一阶逻辑概论》(*First-Order Logic: A Concise Introduction*, 1994)。

内容提要

本书以引人入胜的写作方式, 用大量清楚而实用的事例,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关于心灵的构想。它引导我们浏览了那些对心灵本质的最重要的说明, 包括二元论、唯物论、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和取消主义对心灵本质的说明, 并且就这一学科的最新趋势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

*Philosophy of
Mind: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形而上学》

Bruce Aune / 著 田园 陈高华 等 / 译

《牛津西方哲学史》

Anthony Kenny / 编 韩东晖 / 译

《科学哲学》

Alexander Bird / 著 贾玉树 / 译

《伦理学导论》

Steven Luper / 著 陈燕 / 译

《逻辑导论》(第11版)

Irving M. Copi Carl Cohen / 著 张建军 / 译

《当代宗教哲学导论》

Keith E. Yandell / 著 郭永盛 / 译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

John Heil / 著 高新民 等 / 译

《政治哲学导论》

Geoffrey Thomas / 著 顾肃 刘雪梅 / 译

*Philosophy of
Mind: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策划编辑 李艳辉

特约策划 陈 波

责任编辑 韩 燕 邹 莉

版式设计 赵星华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⑧⑨⑩

总序

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

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我与该社李艳辉女士一起策划了这套“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覆盖哲学的各主要学科，按最初的设想，每一门学科选一本比较权威的教科书，同时选一本相应的经典文献读本，其主要意图是：让国内读者知道欧美大学究竟是怎么教哲学的，讲授什么样的内容，是怎么讲授的，教科书如何编撰，等等，以此为国内的哲学教学提供某种参考、借鉴。

从词源上说，哲学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即“爱智慧”，它意味着“对智慧的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性反省”，因此被称为“智慧之学”。但我认为，国内先前的（也许包括当前的？）哲学教育偏离这一传统甚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哲学知识的传授上，把哲学当作了某种知识体系、某种命题系统、某种智慧形态，哲学教育变成了上课讲条条、听课记条条、考试背条条这一习惯的周而复始，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研究生阶段不断地循环往复，造成了学生对哲学课的某种反感甚至是厌烦，在一门号称“爱智慧”的学科中，他们却感受不到多少智慧的撞击以及由此撞击出的智慧火花。因此，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改革，我个人认为，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传统，教学的重点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慧的强烈好奇心和兴趣，以及传授追求、探索这种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具体来说，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包括以下做法：

第一，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

例如，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心灵、并且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的外部世界？如果有，我们能否认识它？如何去认识它？其途径、过程、程序、方法、准则是什么？什么是真理？我们能否达到真理？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和途径是什么？语言在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何种地位和作用？语言、思想与实在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的心灵与我的肉体是什么关系？除我自己的心灵外，还存在他人的心灵吗？我们如何证明它们的存在或不存在？在人死后有所谓的灵魂世界吗？死亡对人生意味着什么？究竟有没有

上帝？信仰或不信仰上帝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是一切都被必然性决定，还是存在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人可以自由选择、连带地也要负道德责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区别善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公平、正义、自由？不平等和非正义现象有哪些根源？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如何区分和鉴别美与丑？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是终极性的，每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并且也会以某种方式作出解答，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哲学家。职业哲学家们则对上述问题提出有条理的、系统的回答，形成了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宗教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美学等众多的哲学分支学科。

第二，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

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议与分歧，最终可以通过诉诸外部对象和外部世界，凭借观察、实验、证实、证伪等手段来解决。而哲学方面的争议和分歧无法诉诸外在世界，没有最终的上诉法庭，哲学命题因此没有真（truth）、假（falsehood）之分，只有“有道理”（reasonable）与“没道理”（unreasonable）、“可接受或不可接受”（acceptable or unacceptable）以及相应的程度区分。也就是说，检验哲学命题或哲学学说的惟一手段就是逻辑手段，就是看一个哲学命题是否受到了很好的支持与论证，是否被置于与其他哲学命题的逻辑关系中，是否被整合到某种更大的知识架构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哲学不仅仅是陈述你的观点，而且还要用论证对你的观点提供支持，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异议进行反驳；对于哲学来说，论证的过程甚至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主张者来说，论证把一个思想置于与其他思想的逻辑联系之中，或者从该思想演绎出某些进一步的结论，这一过程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向深刻、细致、全面和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某个思想具有了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和可批判性，从而使他能够进入对方的思想世界，并与对方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

哲学应该展现先哲们对上面那些问题的各种主要回答，并详细重构他们对这些回答所给出的各种哲学论证及其反论证，并引导学生去理解、评价、重构或者反驳这些论证，在此过程中感受、领悟、理解、锻炼出哲学的智慧。2002—200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研究期间，曾经听过一门宗教哲学课程，它是这样上的：教授预先布置与课程有关的阅读材料，要求学生

课下完成阅读，教授则在课堂上通过提问来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每次课两小时，只重点讨论关于上帝存在的一个论证，教授先陈述这个论证，并做必要的诠释和引申，然后学生举手发言，提出支持或者反驳这个论证的种种理由，其他学生再对此进行辩驳，教授则不时插话，或补充信息，或参与对话，以此引导、控制着整个讨论进程。下一次课教授则陈述一个与前次课刚好相反的哲学论证，学生再就其进行讨论。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自然不是被引向论证的结论，而是被引向论证的过程、方法或程序，并且学生的思路被打开了，对同一个问题给他提供了各种可能的解答，并且向他说明每一种解答都有支持或反驳它的种种理由，但这些理由都不是完全充分的，要求他本人通过创造性思考，对这些论证再作出重构、评价、支持或者反驳。我认为，这种教学方式值得借鉴，因为它使学生与哲学史上的大师们一起思考，并有可能促使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洞见。

第三，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

有一种说法，哲学其实就是哲学史，后来的全部西方哲学只不过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的注脚或展开。黑格尔说，不应该把哲学史看作是“人类精神的错误的陈列馆”，而应该看作是“神的形象的万神庙”。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是对理念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描述，它既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又包含着绝对的东西，永远有它的价值。通过学习哲学史上大师们的原典和著述，学生们与他们一道思考，也就学习了应该如何去做哲学的工作，其方法和规矩是什么。因此，西方哲学教学特别注重原典和大师，每一门课程都有与之配套的经典文献选本，通常篇幅不小，里面是节选的哲学大师的原创性论著，供学生课下阅读。在构思本系列时，我们最初也是这样来规划的，每一门哲学课程都有一本与之配套的经典文献读本，由此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原典，引向大师。但由于在联系版权时，在每一个读本中都会有当代哲学文献，这需要分别与其中每一篇文献的原作者联系版权，过于麻烦，我们就放弃了这一设想。但是，哲学教学要把工夫放在大师和原典上，这一点却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优秀者是少见的，对于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文本，我们要永远保持一份必要的尊敬与敬畏，并且它们也是我们获得新的灵感和洞见的源泉。

第四，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我认为，哲学首先是一种反思、批判的人生态度。它对一切问题都要

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的省察，质疑它们的合理性根据和存在权利。科学的一切领域和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向哲学思维敞开，接受哲学家的质疑、批判与拷问；同时哲学思维本身也向质疑、批判和拷问敞开，也要在这种质疑、批判和拷问中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我把这一点叫做哲学思维的敞开性。哲学活动因此成为一种质疑、批判和拷问的活动，其具体任务包括两个：一是揭示、彰显暗含或隐匿在人们日常所拥有的各种常识、成见和理论背后的根本性假定和前提；二是对这些假定或前提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批判和拷问，迫使它们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从而为新的可能性开辟道路。卡尔·波普尔把这种哲学活动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和恰如其分：“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①

第五，也要适当关注当代的哲学论战。

如果说，哲学史是仍然活着的哲学，那么，当代哲学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它既是以往哲学的延伸，更是对当代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反省与回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强烈的现实感。因此，在哲学教学中，有必要引导学生适当关注当代哲学家的工作，阅读他们的著述，参与他们的讨论，或者评价他们之间的论战，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哲学智慧。

要言之，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教学也应该能够培养、锻炼、激发出学生的智慧。

陈 波

2005年5月5日

于京郊博雅西园

^① [英] 麦基编：《思想家》，周穗明等译，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献给马可 (Mark)、古斯 (Gus)
和莉莲 (Lilian)

前言与致谢

ix 本书旨在把心灵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介绍给那些对哲学知之甚少或完全没有哲学背景的读者，并且在介绍的过程中，尽可能突出这些问题的形而上学方面。在这一点上，我的思路与那些强调心灵哲学和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之类的实证科学之间的联系思路判然有别。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心灵哲学与这些经验研究无关。不过，在多年的摸索之后，我终于认识到，同心灵有关的基本的哲学问题仍然是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我所理解的形而上学不仅仅是对永恒真理的先验推理，而且也是一种需要接受科学的帮助的形而上学。更具体地说，这些基本的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本体论的问题——用最一般的术语来说，是对存在着什么所作的最好的说明。

像任何一种系统性的研究一样，本体论在形式上有严格的限制：它的各种命题必须有内在的连贯性。而且，它的命题应该与那些已经被确证了的科学知识相一致。不过，即便我们承认一切可能的本体论既应内在一致，又应与科学保持一致，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本体论的研究范围是非常广阔的。如果我们对相互对立的方案的评估，不只是原封不动地陈述自己所偏向的东西，那么一定还有别的不可或缺的东西。这就是各种可供选择图式所具有的相对力量。一种不仅有令人吃惊的合理性（意即既内在一致，又与科学和常识保持一致），而且同时对广泛的问题提供了似乎具有必然性的解答的本体论，优于只对有限范围的问题逐一提供解答的本体论。

在这一领域中，当代哲学家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关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最有影响。刘易斯认为，除了现实世界之外，还有无数个不现实的、但又是真实的可能世界。而每个可能世界都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现实世界和其他的可能世界。刘易斯声称，通过诉诸这些可能世界的特征，他可以对隐藏在现实世界中的许多重要事实作出解释。

x 在许多哲学家（和所有的非哲学家）看来，刘易斯关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解释一些重要概念，如因果关系、因果力或倾向（disposition）、必然性时，却又不得不利用可能世界。可是，如果你不接受关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那么你的这些解释又能

以什么东西为根据呢？对于刘易斯来说，关于可能世界的主张的真实性在于可能世界本身。如果你既利用可能世界来说明因果关系之类的东西，又贬斥可能世界，那么你怎么能证明自己观点的真伪呢？如果你不承认非现实的可能世界的存在，那么你的这些观点大概是以内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特征为根据的。但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不直接诉诸这些特征呢？诉诸非现实的可能性又有什么用呢？

我认为，对于这种既不同意关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又要把可能世界作为形式上的技巧来加以利用的人，我们有权对他们的观点表示怀疑。而当诸如此类的形式上的技巧被用于回答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中的根本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对其表示怀疑。因为如果我们的讨论仅仅停留在形式的层面上，那么我们将会很快失去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根据的兴趣。我以为，当代分析哲学所表现出的那种技术上无结果的特征，正是由这一原因所导致的。

我并不否认形式上的技巧有它们的作用。但我只想指出，别指望借助这种技巧来揭示我们的世界的本体论特征。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毫无根据的形式主义的害处。这就是把谓词——语言中的实在——与属性混同起来的倾向（如果不是形式上的，那也是事实上的）。这种混同导致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难题：析取属性（disjunctive properties）存在吗？一些人自然会认为：如果 P 表示一种属性， Q 也表示一种属性，那么 $P \vee Q$ （ P 或 Q ）当然也表示一种属性。

假如 P 和 Q 是表示属性的谓词，那么我们的确能够构造出一个析取谓词 $P \vee Q$ 。然而，我们却无法断定：这是否使我们有权假定 $P \vee Q$ 表示了一种属性。我猜想，关于独立的属性的概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在属性是谓词的对应物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但这样的概念充其量不过是在本体论的狗屁股上摇晃着的一条语言学的尾巴而已。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提醒读者，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不使用这种形式上的技巧，譬如像随附性（supervenience）之类的纯模态概念，也看不到可能世界之类的符咒。如果我对这些迷惑人的技巧的抛弃起不到什么其他作用的话，那么它至少能够让本书变得更容易为那些业余的读者所接受。毕竟，心灵哲学乃至整个形而上学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技巧的练习。哲学的主题应该是不用专门术语也可以被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不借助专门术语的条件下说出我想要说的东西。我认为，这种做

法对于每个哲学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转而依靠那些哲学上的行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就会把太多不必要的东西掺和进来，并且使太多的内容得不到应有的解释。

尽管我在写作本书时没有使用专门术语，但我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简单地介绍一下目前流行的理论。我所选择的问题不仅会使那些对心灵和心灵的本质有着专业兴趣的非哲学家们感兴趣，也会使那些严谨的心灵哲学家们感兴趣。假如这种写作方式起不到其他什么作用的话，那么，我想它至少能够起到鼓励别人去追问心灵的本体论基础的作用。

某些读者可能会对我所选择的一些观点感到惊讶，同时会对我语焉不详或忽略的那些观点感到惋惜。但是为了写出一本这种类型的著作，我必须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公平地对待每一种观点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此，我所选择和关注的都是我认为在心灵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问题和观点。我希望它们能够引导虚心的读者从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领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希望教师们在把本书用作心灵哲学课程的教材时，能够通过阅读原著的方式来弥补它的不足。考虑到这种需要，我在每章的结尾处都列出了推荐书目。对这些书的阅读无疑会弥补存在于我的解释中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我写作本书的动机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另一部更早的著作——《真实心灵的本质》（*The Nature of True Mind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该书的中心内容是对心理的因果性作细致的探讨：假如心理的属性不同于而又依赖于物理的属性，那么它为什么又能够对行为发生影响呢？正是在详细说明心理因果性的过程中（这些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的同事艾尔弗雷德·米尔 [Alfred Mele] 的工作），我才逐渐认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探讨本体论问题。更一般地说，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们借助本体论上的专门假定来回答心灵哲学中的问题，而又不给予本体论以足够的重视，那么我们的回答就注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发现简直就是一次宗教上的皈依（conversion）。

促使我转向“本体论热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同 C. B. 马丁（C. B. Martin）的对话（实际上是激战）。这些对话的第一个产品是足有一本书那么厚的关于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的手稿的出现，它是我于 1993—1994 年在伯克利休养期间完成的。而你们面前的这本书是它的一个远房亲戚。我要



感谢戴维逊学院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的热情接待。我还要特别感谢林恩·戴维森 (Lynn Davison) 和卡罗琳·斯科特 (Carolyn Scott) 所给予的管理上的支持以及贝克莱长老会公寓为我的家庭提供的食宿安排。

xii

在构思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受到很多人的启发。其中,马丁对我的启发最为重要。因此读者们如果对本书第6章中的观点感兴趣,那么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尽可能到马丁的著作中去追溯一下这些观点的源头。

与一些学者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他们是约翰·卡罗尔 (John Carroll)、伦道夫·克拉克 (Randolph Clarke)、京芬·贵泽迪尔 (Güven Güzeldere)、迈克尔·洛克伍德 (Michael Lockwood)、E. J. 洛、戴维·罗伯 (David Robb)、丹·赖德 (Dan Ryder)、埃米·托马森 (Amie Thomasson)、彼得·昂格尔 (Peter Unger)、彼得·瓦伦提勒 (Peter Vallentyne)。他们对我的手稿的各部分发表了精确的评论。我还曾于1996年在康奈尔大学参加过一个关于心灵的形而上学的夏季研讨会,对于参与这次研讨会的学者们,我要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是(除了刚才提到的克拉克和托马森之外):伦纳德·克拉普 (Leonard Clapp)、安东尼·达迪斯 (Anthony Dardis)、詹姆斯·加森 (James Garson)、希瑟·格特 (Heather Gert)、穆罕默德·阿利·哈利德 (Muhammad Ali Khalidi)、戴维·皮特 (David Pitt)、埃里克·赛迪尔 (Eric Sidel)、斯蒂芬·施瓦茨 (Stephen Schwartz)、奈杰尔·J·T·托马斯 (Nigel J. T. Thomas) 和迈克尔·沃特金斯 (Michael Watkins)。后面所要介绍的许多想法都是在这次讨论会中涌现出来的。我实在想像不出,还有哪一群人比他们更加齐心协力、更加具有哲学上的洞察力和更加热衷于本体论上的讨论。

我在思考后面将要谈到的某些具体问题,有几位学者还曾以讨论或通信的方式帮助过我。在他们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戴维·阿姆斯特朗 (David M. Armstrong)、理查德·博伊德 (Richard Boyd)、耶格旺·金 (Jaegwon Kim)、布赖恩·麦克劳格林 (Brian McLaughlin)、米尔·布伦丹·奥沙利文 (Brendan O'Sullivan)、悉尼·休梅克 (Sydeny Shoemaker)、弗雷德·德雷特斯基 (Fred Dretske) 和金·斯特尼 (Kim Sterelny) 也曾为本书的初稿提出过有益的建议。我也要感谢 E. J. 洛为本书的每一章所作的认真的而富有探索性的批评。我认为, E. J. 洛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张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心灵和心灵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哲学家之

一。最后需要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离开了哈里逊·哈根·海尔（Harrison Hagan Heil）在知识、道义和其他方面的鼎力支持，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写作。

本书是我在作为国家人文科学中心的会员期间（1996—1997）完成的，而且还得到了该中心以及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戴维逊学院的教师基金的帮助。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这些机构的感激之情。

约翰·海尔

1997 年春

目 录

前言与致谢	(1)
第1章 导言	(1)
科学与形而上学	(6)
展望	(8)
第2章 笛卡尔的遗产	(13)
笛卡尔的二元论	(16)
对笛卡尔的二元论的改造	(26)
非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	(40)
小结	(47)
推荐读物	(48)
第3章 唯物主义的变种：行为主义与心物同一论	(51)
行为主义	(54)
同一论	(71)
小结	(83)
推荐读物	(84)
第4章 功能主义与心灵的表征理论	(87)
功能主义的图画	(89)
功能主义的基本原理	(95)
心灵的表征理论	(104)
梯级世界观	(114)
“感受性质”	(120)
推荐读物	(127)

第5章 心灵的解释理论与取消主义	(131)
D. 戴维森与命题态度	(133)
丹尼特与意向立场	(155)
取消主义	(169)
推荐读物	(173)
第6章 心灵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	(177)
形而上学的背景	(180)
观点的应用	(201)
结语	(224)
推荐读物	(228)
参考文献	(232)
索引 (I)	(241)
索引 (II)	(258)
译后记	(275)